南師：參禪學佛都是真功夫、真見地，何謂「切忌從他覓」。「他」是什麼？先把洞山禪師這段悟道公案弄清楚，好好參究，真正深入體會，不可光依文字表面解釋幾個公案便以爲深入禪宗心法了，那是自欺。大家要把這偈頌搞清楚。洞山有那麼多疑情，處處生疑，這裏頭可以發揮很多。

從他一開始唸經起了疑情到出家，幾十年天天都在追，但不是我們平常人的商量、討論事情那種模式，這就是公案、話頭。他起先一念清淨，暫住空的境界，但不穩定；然後又向師父問「眼睛」，結果自己還說沒有眼睛，這不是離譜嗎？要是臨濟早就「啪」的一耳光下去。曹洞到底比較暖和，臨濟有如殺人之劍、活人之刀，給你一棒就踢出去，打你是慈悲，與曹洞宗風不一樣。

後來洞山又問師父的實際相貌如何？師父答：「就是這個。」他爲什麼不懂？直到過水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悟了！他悟個什麼？！是什麼道理呢？你們沒有過水，也可照照鏡子嘛！

總之，你們先把洞山禪師的學佛經歷參透，再往上追溯他師父雲巖禪師，如何見藥山禪師而悟道，乃至更上推藥山禪師又如何見石頭禪師等參學，如此一直追本溯源至六祖，然後再往下追究，他們的各個接棒弟子們，是怎麼明心見性的，學佛參禪就要下這種功夫。你們好好參究，我隨時要抽問這些問題，但千萬別搞搞文字遊戲而已，必須文字、道業一起努力，大家各自細細體會，好好用功，纔有成就。不可思量。

常證師：我認爲修白骨觀、不淨觀等法門，與心一境性相同。例如參一個話頭！「切忌從他覓」的公案，很自然地，意識就集中在這個觀念上，要突破這個觀念，在這種狀態下，心境必須是專一的；因此，當突破了這疑案以後，工夫自然到了。

南師：「沒有」突破，這還是空的境界；空境界也是心一境性而已，還是禪定功夫，不是見地。

常證師：但是，當他突破了，在瞭解的那一剎那，工夫已經配合了

南師：配合？有一個工夫現在，還不是！只是心一境性的禪定境界罷了。

常證師：那心物合一呢？

南師：你現在講了半天，都在思議中。老弟！和尚！告訴你不可思議，你卻在思議、推測，是嗎？

常證師：是。

南師：這也是禪定——凡夫禪。「心一境性」是個籠統名稱啊！即使是佛，保持一個圓明清淨的境界，也不過是心一境性而已，那是禪定。但禪宗不在此，可是也不離這個。有禪定才能發起慧力，而參透了才能悟透。

你說了半天，唸佛也好，白骨觀也好，心念集中了以後，「嘟！」打破了——哦！就是這個！你的意思說是這樣？以爲那就是禪？——纔怪呢！那是什麼禪？那不過是個清淨境界而已，心量換一個樣子罷了。講教理，就是現量，但是，這個現量可不真實哦！只是意識境界的現量。你以爲到了這個便是，那洞山禪師早認到了。

常證師：假如以教理來講，「我空」的境界，也是心意識的現量嗎？

南師：成佛也是心意識的現量啊！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十方三世諸菩薩，離開了法界嗎？你懂了這話沒有？

常證師：懂！這麼說，他開悟的那一剎那，也是心意識的現量境羅！

南師：你開悟過了？

常證師：……（默笑）

南師：你開悟了，再來問我。你有沒有開悟呀？

常證師：（笑而不答）

南師：只是過去有，現在沒有，是不是？

常證師：（又是笑）

南師：你這就是推測啊！大慧杲禪師說：「不可思量、不可卜度（猜想）」，一再告訴你，不可思議，你偏要在這裏思議。他這一棒沒有打在你身上嗎？

「不耽迷，不求悟！」

常證師：我最近有滿肚子的疑問。

南師：把肚子拉開來看一看！

常證師：還拉不開。從修觀音法門到現在，愈修愈疑，問題非常的多。

南師：好哇！那就恭喜你了。有疑纔好，像這一羣人，不是無疑，就是疑的不相干，疑的都是世間法，那有什麼用啊？處處是疑問，沒有見道之前，哪裏沒有疑問？不過，像洞山禪師的疑問，比你們都要大，因此他就背個包包，到各處找明師指導。

常證師：當我修觀音法門時，在一切的聲音裏，雖然也能夠忘身……

南師：不在這個境界裏呢？

常證師：不在這個境界，還達不到。

南師：「切忌從他覓」，你不是從他覓嗎？

常證師：是！

南師：你的觀音法門，到達最後的那個，不是他嗎？空了也是他，懂了吧！「切忌從他覓，迢迢與我疏」啊！

常證師：可是，那又找不到了（哈哈笑了起來）

南師：你去找啊！你出家以前，找過女朋友沒有？

常證師：不用找啦！（衆鬨堂大笑）

南師：哦！她主動找你？

常證師：找人家比較痛苦，她不來找我，那更好。

南師：那也是從他覓哪。大慧杲禪師說：「不可思量、不可卜度、不可將心等悟。」懂吧！這是經驗之談。切忌從他覓！你現在講的從他覓，對不對？

常證師：是的。

南師：有那個境界，以爲是佛法，以爲是道，正好不是。

「但得本，莫愁末！」

常證師：現在，我又產生了一種疑問：假如，離開禪宗的修法……

南師：並沒有一個特別的禪宗，只就是一個佛法——心宗。

常證師：據我所知，道家的修法，好象就不談這一方面。

南師：道家那是可以用，不過往往離這個太遠，必須配合禪宗的修法。這是談心性方面，談形而上的，你抓住了再說。道家到底是從四大搞起，慢慢地突破層層困宥。所以練精化氣，練氣化神，練神還虛，慢慢去吧！即使你要走那一條路子，也還早得很哩！《永嘉禪師證道歌》念過嗎？

常證師：念過。

南師：「但得本，莫愁末」啊！你得了本，道家、密宗，那一套自然都會了，你把本得了，就象發了財，不怕沒有房子，沒有汽車。「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如淨琉璃含寶月；既能解此如意珠，自利利他終不竭；江月照，松風吹，永夜清宵何所爲。」這多好，你要死守一些有爲法，零零碎碎地修來修去，那就三大阿僧祗劫，慢慢修去吧！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根本上的。

常證師：那爲什麼道家有一生成就的？

南師：一生能夠成就的，有幾個啊！禪宗言下頓悟的，又有幾個人？道家縱有一生成就，不是你啊！那是大成就的人，這些他全懂了。了了這一邊，還要回到那一邊啊！

南師：你再問嘛！沒有疑情啦？

常證師：有哦！但是這都要自己去參哩！

南師：對啊！一個一個解，八十八結使、九十九結使，你慢慢解吧！

禪宗走的方法--單刀直入，一刀切下。切了以後，還修不修呢？這有時間再慢慢說。至於所謂氣脈什麼的，有啊！並不是否認它，但是禪宗不談這個；「但得本，莫愁末」，你要這樣走、那樣走，都可以。

「迢迢與我疏！」

常證師：抄近路（笑）！

南師：今天沒有禪了，禪宗談何容易？你晝夜就是這麼孤零零地一路下去，參得你硬是肚子餓了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看到人，都不曉得是誰了。唸佛也要念到這個境界；真的唸佛、唸咒，到一心不亂時，哪有昏沉呢？不會沒有精神的，參呀！大家都要參哦！不參怎麼辦？

你剛纔問的對啊！這就是切實問題，你們這樣修行纔對。

切忌從他覓——現在你在從他覓，知道吧！所以「迢迢與我疏了」

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！」

常證師：這麼講，那一般人也是從他覓？

南師：當然羅！

常證師：這太冤枉了。

南師：冤枉路也要走一走啊！那八萬四千法門都是誘導法，「法法何曾法」呢！

常證師：這樣越走越遠了。

南師：沒有遠啊！

常證師：假如，修密、修道，修任何法，都被法所困，那不是遠了？

南師：三大阿僧祗劫有什麼遠？你不幹？

常證師：算盤拿來一打，算都算不盡啊！

南師：願意那麼走的人，你也拿他沒辦法。佛在《法華經》上都講過的：氣派小的，你只好送他一隻羊羅，所以，《法華經》上又說最後只有一乘道。

以上所談都沒有錯啊！這些林林總總的外道法、有爲的佛法等等，都沒有離開這個東西；不過，往往在邊緣上去玩去了；外道也是道、旁門也是門，但不是正門，也就慢慢轉吧！

常證師：離開這個，等於沒有了。

南師：不可能離開這個，天堂地獄、六道輪迴，三界中哪裏離開這個？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——怎麼離開這個？這一個是根本，一個是枝節。

常證師：這麼說，外道比凡夫高一點點而已？

南師：不見得，外道就是凡夫。你再翻翻看禪宗語錄、《楞嚴經》等，就會知道，地前三賢（地前菩薩）、八地以前，乃至十地菩薩都還有所知愚、所知障，仍然沒有究竟解脫哩！《楞嚴經》上最後佛也說，聲聞、緣覺是外道，因爲心外求法，見取見和法執仍沒有解脫之故。

讀這一段公案，你們每一個人，應把自己比成洞山禪師，進入他那種追求我人身心根源的生命情境裏，平常讀書也一樣，尤其是讀禪宗語錄、佛經，更應如此融入，身臨其境，也有同感，方易得益。

現在，大家就從洞山禪師的語錄去仔細探尋，他距離我們，充其量不過千把年，你們以他爲榜樣，把握住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的道理，真參實參，一路前去。

（節自《十方》雜誌三卷五期「略講洞山禪」）